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五

明 胡應麟 撰

四部正譌中

今驚子非道家言余既詳辯之矣然道家固實有驚子
列禦寇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
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
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

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又力命楊朱二篇皆引其語其為道家言居然可見蓋必古有此書如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尚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否列所引為文王所師之人與否悉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於百世世尚疑之况不經

見聖賢之口如鸞子乎

列亦言鸞熊語文王然每與老聃同列謂楚祖者非也

鸞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謂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商末周初文字黃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鸞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考竹書太公沒尚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公則談及二事亡足怪但其書

體兼儒雜既絕不類列子所引語而列所引語亦略
不見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說家之舊
大槩後人掇拾殘剩而補苴綴緝之功亡萬一焉故
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眎他子書特寥落無足觀
自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長公尤極言其偽迺余則
以不惟其書可疑熊之遇西伯亦偽也蓋因太公事
傅會若列所引鬻熊自是當時有道者不必據文王
言史記稱鬻熊事文王者蚤天故封其子孫為楚祖

而此以九十遇丈可笑至此蓋二鬻熊明甚

高似孫謂子書起於鬻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伊尹五

十一篇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

列子所引黃帝書當出此四家力

牧二十八篇雜家有孔甲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皆鬻

熊前子書率偽書也惟以子稱者似起於熊而小說

有務成子亦熊前若今傳子書故當首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荃之偽也荃嗜道好著述得陰符

注之而託於驪山老母以神其說楊用修直云荃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書則既盛行當世荃何得託於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勅錄於秘書人不恒覩也余按國策蘇秦干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股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

夫陰符實兵家之祖非養生可槩也此書固匪黃帝

亦匪太公其為蘇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

故余首發之俟博雅士定焉

李亦稱少室山人與李泌同姓同號所著尚有

閩外春秋
中台志等

今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偽撰太公六韜者不識陰符之義以為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子一目可竟其說秦何至刺股

以讀之世有執六韜陰符為太公所撰季子所攻者
味吾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略尉繚李衛公為兵家七書孫武
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
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偽作也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
能制剛動而輒隨等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即圮上
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傳會疑之六韜
稱太公厥偽瞭然考漢志有六韜初不云出太公蓋

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譚兵之士掇拾剩餘為
此即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讀者亟稱要之
策士浮談眎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蓰至文伐陰書
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尚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所引九
徵以莊周不悟其偽則非也蓋此書正引用南華猶
亢倉鶡冠所本耳周氏涉筆并太公疑焉則過太公
丈王相遇固難盡信然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國

朝李獻吉謂將有別材周伐紂不以周召必以太公
王元美謂管仲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而周召閑散
行師紂之徒詎弗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實皆有至
理因論六韜并及之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注稱老氏弟子姓莘葵丘濮上人
自柳子厚以為駁書而黃東發直以注者唐人徐靈
府所撰余以柳謂駁書是也黃謂徐靈府撰則失於
深考按班史藝文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

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則漢世固

以疑之

此注非劉向則班固自注者凡顏注自另有師古曰三字

及考梁目隋志

皆有此書

梁十篇隋十二篇並見隋書中

則自漢歷隋至唐固未嘗

亡而奚待於徐氏之偽惟中有漢後字面而篇數屢

增則或李暹輩潤益於散亂之後與

周氏謂平王是楚平王

按文子漢書不注姓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

卷云計然姓莘氏文子李暹所注蓋實因之然意林

別出文子十二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全則計然之書

非此明甚而暹輩直以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其
訛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嘻甚矣第兩公言猶有
未盡余以不直文子非計然即計然名文子吾弗敢
信也漢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竝亡稱
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厯數之書必魏晉處士
因班傳依託為此其姓名率烏有類惡足據哉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
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

偽為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輒取而尊信
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
於入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鈎箝揣摩等
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
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
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
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謬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災區也郊

祀志黃帝得寶鼎見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即鬼容
區容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
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
論乎按鬼臾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
容區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即鬼臾區以臾
容聲相近是矣而楊以為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
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漫筆之以當解頤

按意林注鬼谷者謂無其人
猶魚是公云爾斯說得之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傳之按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會萃附益為此或即謐手所成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占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

又關尹傳亦稱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為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

與戰國異凡班志所無而驟見六朝後者往往多因
戰國子書殘軼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為真則偽莫
掩以為偽則真間存尤難辯自前輩少論及此余不

敏實竊窺之觀素問靈樞之即內經則余言可槩見

矣

素問亦稱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黃帝內外經
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後人綴輯而易其名耳

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
萇弘范蠡大夫種公孫鞅廣武君韓信率依託也神
農黃帝風后力牧蚩尤封胡鬼臾區等尤荒唐又有

項王一卷彼六年間大小百戰喑鳴叱咤寧暇此乎
武侯十六策亦偽撰者近世有武侯心書亦通考所
無者尤偽

鶡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
班氏省之則今所傳蓋偽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列
鶡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
目迺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
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顧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

讀全何也說者以鶡冠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為偽然中實不全鶡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偽撰以欺世耳

鶡冠之偽與亢倉不全蓋賈誼鵬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偽鶡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
能辨以鶡冠在誼前遂指為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

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揚雄
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鶻冠之瑣亦標
顯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抉邪摘偽判別妄真
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嬰鬼谷
鶻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鶻冠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公武陳振孫竝主柳說周
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偽撰謂其書本晦
澁後人復雜以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

以此書蕪紊不馴誠難據為戰國文字然詞氣瑰特
渾奧時時有之似非東京後人所辨蓋其書殘逸斷
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己意增益傳之故文義多不可
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世兵篇始
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賈賦殊不類正昧者勦入如
南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例見余篇首謂賈生賦鵬而有鷓鴣冠亦舊說也
陸佃解鷓鴣冠謂此書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
無家者然奇言奧旨亦往往而有也此論甚公而覈

蓋此書本道家流入於刑名固無足怪而近迭世兵
天權兵政等篇始終皆論兵語考七略兵家有鶡冠
子雖班氏省之而漢世尚傳後人混而為一又雜以
五行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考藝文志因云爾爾
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鶡冠子兵政稱龐煖問而世
賢武靈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鶡冠而此二篇自
是煖書後人因鶡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即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按七略道

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即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虛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即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

語亡論莊列即鶡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
新舊唐志亦莫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
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
丈傳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
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真
耶贗耶吾何暇辯之哉

關尹子談理間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倣釋氏九篇之
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掇之夫莊列釋氏掇之者

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撮其一餘可例推
一字篇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

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

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下皆取其文句之類其理出
釋氏者殆十之六七不止此也

二柱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
則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
瓦石實無去來

三極篇云蛙食即且即且食蛇蛇食蛙互相食也聖人

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

有非無之弊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莊引在已無居

章附
此篇

四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因
意有鬼因鬼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

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

又譬如化人篇已見前辯皆全做佛經語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
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

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六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
何友何僕我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
將何為我

七釜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者如冬起雷夏造冰豆

中攝鬼杯中釣魚枯木能華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為

故能化萬物

此附會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蓋撰關尹者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

八籌篇云即吾心可作萬物蓋心有所慕則愛從之愛

從之則情從之嬰兒姪女金縷絳宮青蛟白虎寶鼎

紅爐皆此物

此章同前蓋道家存想修煉之旨莊老之世所無參同黃庭中始有之

九藥篇云昔論道家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

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知

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以上俱關尹語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偽撰者商英自號無垢居士學

浮屠於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勵張九成九

成亦號無垢豈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

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
皆剽拾老莊之膚語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於
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
使商英不為此書或為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學
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諸葛孔明
而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抱朴子內外篇四十卷晉葛洪稚川撰洪以博洽名江
左身所著書殆六百餘卷自漢以來稱撰述亡盛於

洪蓋篤志負才而游方之外者也黃東發詆洪不應以神仙誤天下後世持論甚公而以此書為偽則失考洪本傳明言抱朴諸篇歷唐宋以還未有疑其偽者今讀其言比物聯類紆徐鬱茂滑稽不窮其外篇蓋擬王氏論衡故旁引曲喻必達其詞雖時失繁冗非淺見狹識所窺也且洪既為神仙之學其異於吾儒勢固應爾又曷偽焉

亢倉子贗書也世無弗知然而非贗也漢志無亢倉子

唐號亢倉子洞靈真經求弗獲而王士元取庚桑楚
篇雜引道家以補之士元襄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
晁公武論甚悉河東之駁亢矣設不考其實事今猶
紛紛以為贗書

亢倉子出王士元尚有可疑夫畏壘虛太史明謂空言
兼隋志弗載則唐前固絕不聞此書曷從而號之而
訪之豈士元既補之後明皇好道特取而寵異其名
世遂相沿為實子厚亦無從考與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按北史晝傳晝好學而
文辭俚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調之曰賦名
六合已是大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晝不服又示邢
劭劭曰君此賦似疥駱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
不足深據劭非誣誑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
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
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
多著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制決在齊梁之間

袁孝政云時人疑為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
察也

畫傳載北史甚明又嘗為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據
畫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畫何代人殊失考黃東
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于畫則亦未然凡依託之書
必前代聖賢墳籍冀以取重廣傳畫之聲價在六朝
甚泯泯即孝政何苦託之勘偽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興目皆

無之恐依託也按隋志有此書意林所纂百餘語頗佳當是綽撰第唐志不錄至南渡復傳蓋本書亡逸而後人補之者陳氏并其初疑之亦失考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舂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今亦亡弗諦其偽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

巍然存又本託子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
邈無從考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剽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喚應宛然宋世場
屋文字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謂元豐舉子所
作周氏涉筆又舉人壽幾何等語為紹述時人皆近
之然姓名州里絕不可考朱考亭以書始出會稽疑
越人王銍姚寬又疑非二子所辦余嘗參酌諸家意
此書必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不得志場屋

者所作蓋板出會稽則越文類程試則舉子義取字
說則元豐辭多拂鬱且依託前人則困於場屋思以
自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
竊謂不中不遠矣作者有靈固當獨快九京之下考

亭諸君子聞此亦將相對一大噓也

子華姓字皆有
所出惟名不經

見即撰人
名本也

李衛公問對其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
人以列七經殊可笑舊咸以阮逸偽撰謂老蘇嘗見

其草本按逸所撰中說序及關朗傳等文各可觀不
應鄙野至是此書不特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
宋初俚儒村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
傅以間閭耳口武人不知書悅其膚近故多讀之夫
衛公在唐誠一代元勳然文皇將略遠出其上非若
高帝於淮陰真弗如也凡唐初大敵猖獗如劉武周
強盛如竇建德皆身取之靖禽蕭銑輔公柘頡利率
自守虜遁逃寇不足當劉竇什一而問對若斯耶

唐元勳英衛竝稱然勳非靖比也文皇身經百戰勳下
諸人咸從行間惟靖特將文皇嘗命靖教侯君集兵
法君集言靖欲反文皇問之靖曰今天下已平臣教
君集足制四夷而務盡臣術此君集反耳此外殊不
經見惟遼左旋師嘗一問焉蓋發嘆於無功而靖所
對亦一時之權匪萬成之策也文殊摩詰更互酬答
微言妙解光照大千烏乎二李之譚兵吾安得實聞
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
德仁食儉六化為甚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
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
丘竊之耳其丈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機小
數比也按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為齊丘撰而景
濂歸之譚峭因考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景升
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
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

卧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味咻然因避
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
乎黃埃稠人遂出所注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
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因奪為己有而傳
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於此然齊丘
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
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
其徒講莊列深以為合於釋氏則與今傳化書意旨

尤若相類二譚竝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為之訓釋晁景迂嘗難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商洛公撰而張太衡注考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依託甚衆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成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驟出之本注亦似近人所託考道家張太衡又有無名

子一卷蓋即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傳
無復辨其是非者因長公所注漫及之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六

明 胡應麟 撰

四部正譌下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錢鏗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按神仙丹汞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即偽撰猶倍蓰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

咸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尊守其文辭稚川貞白能
萬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譚陋說
坌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丈典則淳古宛然三代型範蓋周穆
史官所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竝出汲冢第二書
所載皆訖周末蓋不無戰國語參之獨此書東遷前
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為偽書殊可笑也

晉乘疑即竹書余詳記之矣元人有偽作晉史乘楚檣

杻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乃雜取左傳

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

王子充謂即衍撰蓋眇人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

亦可見矣近又有妄人偽作黃叔度書者尤極大可笑本無可辯以二書陋頗相近漫及之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駒騶而左騾耳右驂赤
驥而左白儀王車則造父為御啻商為右次車之乘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
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

菟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按列子此段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稱黃帝等書咸有所本昔人謂楊朱篇即古楊朱之書

此篇引穆天子傳即以周穆王名篇則楊朱之說信矣或曰鶻冠子庚桑子咸據莊周賈誼足成以欺後世穆天子傳庸知非此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外絕不足觀穆天子傳與列子體制不全各極古雅此篇奇字皆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本列子也斯又辨贗書者所當知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

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淳質名號倬絕自成一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為禹任土作貢

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似之言趙聘
吳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為金簡玉字之說聘東
漢人在劉歆後其偽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
至海外而怪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據其
本書按經稱夏后啓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丈
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數
郡名及鯀湮息壤等丈夫鯀事固禹益所覩商周易
從知之哉

此書蓋周末丈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
使民入山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

多魑魅魍魎之類
而於禹為特詳

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
會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
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
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
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
者悉為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
子傳故余斷以為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

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
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為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畊謹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
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
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為圖意古先有
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大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
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
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

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

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况

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

陶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

經古有圖也宋
劉稱張僧繇畫

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
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
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
而胡以傅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
能逢之不覺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
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
則若魑魅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
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
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
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

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辯其本於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殫精索之即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為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之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

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水號木鳴土伯擁川
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
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
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辯江
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狽縮鼻高額青軀白
面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趨疾利倏
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
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鵠脾桓胡木魅

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
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
安按此文出唐小說蓋即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贗
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可見以其
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穩括
集中總之以文為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析世又
論禹事為泗洲大聖皆可笑近衡岳禹碑盛傳其文
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
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荆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決秦
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
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為此書
正如越絕等編掇拾前人遺軼而託於子胥子貢云
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皆
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劭王
允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考且書果太史

事本漢藝文志迺遺之乎漢志有荆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書者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并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必一時同出偽無疑也唐尚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即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衆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為偽書以

史無所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
司馬公載之通鑑誠怪如以詩文士引用為疑則非
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見詘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竝依託也楊用修據
後序以去為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按
魏伯陽參仝契後序鄒國鄙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
姓名而孔丈舉漁父屈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
四字蓋東漢未盛為此體用修之論或不誣也第書

稱越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按前代書名往往有鄙
拙可笑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預彙集古
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衆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
維摩詰所說經雖書竝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絕史筆或非其任而博
學強識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尚夥炫所采錄
必多可補前史之缺惜亡從見之矣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偽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為吳均

者無他據止酉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
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
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
稱祖同晁以為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冲之撰者
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
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按漢書藝文志劉向所
敘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

略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遺蓋偽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偽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為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考此傳孫綽及郭元祖各為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按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考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

撰理惑論三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竝無此書嘗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偽撰此論以左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若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可疑也

洞真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贗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忍描飾漢武東方事以藻後世人君之欲且子橫

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遽爾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

事之類耳

後漢書憲列方技類
後人蓋緣是託之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
好事者為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
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
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子瞻玉樓銀
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為肩銀海為眼以起粟
生花觀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即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豔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屬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曰張說又稱梁載言余考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偽撰託之沈

約張說者也

按名疑據姓譜以梁為七國之梁四公子皆公族也四公記似皆沙門

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文絕鄙俗而稱顏師古殊可笑也傳者蓋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按仁裕為偽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尚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尚可吟諷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尚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駢始末

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
述其惑於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温公通
鑑全據此書蓋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涑水故唐
末五代不及致詳耶又唐人評隱以落鬼故好訕謗
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瀟湘錄唐人志怪中最鄙誕者諸家或以為李隱或以
為柳詳其書本諧謔不必辯

牛羊日歷諸家悉以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

事故以此命名按軻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為人遂長
髮以文鳴一時即紀載時事命名詎應迺爾必贊皇
之黨且惡軻者為之也按通鑑注引作皇甫嵩嵩恨
僧孺見傳或當近之

龍城錄宋王銍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銍本意假重行其
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笑河東生
平挾駁偽書如鬼谷鶻冠等千百載上無遁情真漢
庭老吏日後迺身為宋人誣讒不能辯大是笑資然

亦亡足欺識者也

銓又有續樹萱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賈博諭
據洪氏隨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詩則二事可例
推銓所自撰又有默記等略載陶氏說郭銓能力辯
魏泰碧雲駮之誑不可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游
戲筆端差彼善也朱紫陽曰王銓性之姚寬令威多
作贗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按姚氏贗書今不可見惟

西溪聚語尚行

樹萱錄本見唐志宋世不存而
劉焘無言者補之蓋亦偽書也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託總為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污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為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也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偽撰以構牛奇章者也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為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懼此

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
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構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
戲二子者用心可覩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
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忮害之

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

周秦行紀
韋瓘撰

碧雲駮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晁公武云泰襄陽人無
行有口元祐中紀其少時聞見成此編心信章惇數
稱其長則大槩見矣又王銍云魏泰場屋不得志喜

偽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
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私喜
怒誣讟前人最後作碧雲駮議及范仲淹而天下駭
然不服矣余嘗笑唐人作偽書而其名隱宋人作偽
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偽則一也宋人好作偽經者
阮逸偽子者宋咸偽說者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
世猶以偽訾之而以秦之顛倒白黑而碧雲駮迄今
傳何也

雲仙散錄題馮贄撰共八卷昔人皆以為偽洪景盧尤
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偽撰
其事又偽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
尚存於今胡以云悉誕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
率僞事雅譚於朝廷政事人士品流一無干預創撰
書名亦皆以文為戲如修竹大蘭杜康毛穎耳非有
害於世及誑誤後學若碧雲暇老杜事實等書也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

命名造語皆頗人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
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襍纂亦何
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髭聖之號王長公
以題哀冊文矣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謔故此類率附之
宋人贊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於書淺俚若
是乎然此書已見文獻通考蓋亦出於宋世非後人
所託也何語林記坡調劉貢父避孔子塔語不若大

風起兮翥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語尤劇而何不
收以論艾子漫及之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
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為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
平廣記載神仙最衆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
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獨
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
人而其迹皆顯於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

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見於廣記不應宋世驟出并今所傳純陽集俱偽作無疑也唐人最喜述神怪而鍾之事一亡傳者其至宋始著可見

香奩集沈存中尤延之竝以和凝作凝少日為此詩後貴盛故嫁名韓偓又不欲自沒故於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韓不類蓋或然也方氏律髓以偓同時吳融有此題為訛不知此正凝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

之温韋諸子而託之偃葉少蘊以為韓熙載則姓與
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葉以不當見唐志為疑此
不然唐志如羅隱韋莊劉昭禹真皆五代人也

詩話偽者尤衆魏文詩格而述沈約李嶠詩評而引昌
齡皆不足辯今惟樂天聖俞二金針傳盡假託也詩
解若歐蘇杜注等尤偽前人詳覈不復贅陳云

偽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偽
書出於宋後而文采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逾之文

子真而時有偽者鵬冠偽而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偽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偽書多怪字者元倉元命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怪字而弗害其為古書偽書多傳文者洞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禦寇多傳文而弗害其為古書惟其非偽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惟其偽則愈近愈遠愈合愈離王長公云偽者多援少倍多拘少鐵

元經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即宋咸

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
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
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
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覈偽書者覈所出
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為中郎
之秘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偽詆
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偽訕東哲乎列子過江始
傳世以為張湛偽乎惟其是而已

凡覈偽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竝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偽者子為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偽易為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偽雜傳記為盛瓌說次之凡子之偽道為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偽

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衆於別編詳之

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

連山歸藏子夏

三墳六韜七緯關尹

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偽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黃石公鶻冠子燕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偽錯者也元命包孔叢潛虛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訛也其書非偽也穆天子傳周書紀

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偽也即以偽乎非戰國後也餘

亡足辯矣

黃石鵠冠燕丹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為此非謂真三子作也

宋黃長睿辯閣帖偽者幾半於真余讀秦漢諸古書覈

其偽幾十七焉世之論書者或以長睿為刻而不能

不服其精余為此辯後世得無以罪長睿者罪予也

然余率本前人遺議稍加詳密間折其衷耳且夫人

之始撰也慮其書弗傳也而託焉託而傳矣而其名

竟沒沒有不悔其始之託焉者乎余會萃諸家暴而

顯之託者固以亡沒其實所託者亦以亡受其疑皆
未為不厚幸也至有舛而弗經謬而亡徵而儼然藉
是行其說於天下後世則余之喋喋詎得已哉

右余
讀諸

辯子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騰錄監生臣朱坦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七

三墳補逸上

明 胡應麟 撰

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
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
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
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

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
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
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於太子晉
紀年迄於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
議其時即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
恢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為
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
覈皇王之軌度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傳雖非二書

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怪霄壤也錄之以資閎洽亡寧愈於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為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為好奇也

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與經傳大異者益千啓

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
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
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
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
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
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
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

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拆壞不識名題哲校勘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

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
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
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
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
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
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束皙傳句讀上下最易混淆緣書多不存故讀者難審今詳考

點定之杜預文多見左傳後

據右東哲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哲傳所稱益干啓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啓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卒下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為明徵又郭璞山海經註云顓頊生伯鯨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脗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實者况晉書出

唐人手哉

以晉書所謂汲冢篇目考之今存者周易二篇也易繇二篇也紀年十三篇也逸周書十篇也穆天子傳五篇也盛姬墓錄一篇也師春之目通考尚存璣語之文類書間載餘不復覩蓋傳者什七亡者什三今師春璣語并亡矣盛姬事附穆天子傳六卷中

公孫段鄭大夫子產全時殺于伯有之屬者也其論易當在孔子先國語三篇言楚晉恐非左氏國語也

紀年見諸國之史不特禱杙春秋即此亦見國語不獨丘明矣師春一卷謂純集左傳卜筮事其時卜筮盛行焉知非素有此書左氏取以為傳耶生封一篇蓋封禪書也大歷二篇蓋陰陽家也餘不可考矣

汲冢三書注皆極濶略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天子郭璞並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元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俊胡以疎

漏若斯余嘗欲為之會萃箋解并裒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瓌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為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概云

以上通論三書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為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束皙

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
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子
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子安釐相去世
次甚遠而紀年載周慎靚王而終以令王二十年詳
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
令王實指慎靚王薨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
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遂竝因之而穆天子傳序
洎本書明甚反不詳考甚可笑也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

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為襄王襄

王止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哀王哀王立於十六

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

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或以慎靚王止六年為疑亦非也竹書所

紀世代年數多與史記相左不獨慎靚為然

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檇杙楚檇杙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孟子所謂

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
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於惠成王之薨蓋
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
此無疑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况戰國先秦詎容懸
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始末俟
博雅君子定焉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而紀年書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
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夫趙盾書弑董狐筆

也今書穿果晉史乎曰此所以為晉也董狐一時之
筆盾知其不可奪也姑釋之以示有容夫趙氏世為
上卿終裂晉國若武若鞅無恤輩能令厥祖終被斯
名而覩然人面大惡之後乎孫盛直書晉事曾不崇
朝而晉之史氏能世執董狐之筆哉故吾於其易盾
以穿而決其晉國之史無惑也至厲公之弑則并沒
其事直以卒書又有甚於靈者其為晉國之史益彰
彰矣他國則第仍董狐之舊故魯史書盾弑而仲尼

從之蓋他國於趙亡所忌而趙氏子孫亦第能改其
本國而已晉弑其君州蒲疑亦晉史之舊竹書改之
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弑也書賊於師之敗也
書逋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於某地曰至
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全時為孟
氏所稱晉乘無惑也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
事舛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
議本沈約以後人攬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周

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
後人質作必穿鑿傳合務訓古經不若是杌鑿矣

紀年所載二事雖甚不根然亦當時因桐宮羨里之說
好事勦而入之而劉知幾據為實有至反以孔孟不
足憑則大愚矣他如啓殺益事本文所無杜預當竹
書始出覩記最真但言伊尹季歷而不及啓益居然
可證晉書唐人雜輯野史以成摺傳不知何據蓋六
朝外謬之譚傳之汲冢也季歷事沈約以為囚諸質

塞功高不賞或有之第非殺耳自餘往往實錄如伯
翳之為伯益西伯之為武王趙穿之弑靈公皆足以
滌千載之訛補諸志之闕今稍列十數則於左以見
大都考亭楚辭辯證云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
事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啓殺益蓋
史記本國策妄談而考亭
以殺益為竹書亦不考也

唐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周書王會渠搜以鼯犬穆
天子傳王乘八駿至於巨搜氏之國是也

二十九年倮僂氏來朝貢沒羽 倮僂見山海經蓋亦

祖此韓詩外傳以長僅三尺竹書無此說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此在鯀先蓋共工績用弗成
故改而用鯀足以見當時治水之難鯀用於六十一
年而黜於六十九年至七十五年始用禹中間遴擇
訪求越六載始得其人吁其易哉

虞九年西王母來朝沈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環玉玦
西王母已見於此不始周穆也以余考之蓋亦外
國之君若上文渠搜僬僥及下息慎玄都類耳穆天

子傳所交外國之君甚衆不止一西王母山海經但

言蓬髮虎齒有尾如陸吾秦逢之屬余別有辯山海經

言有人曰西王母似非如後世所謂女仙者自東方朔謂西王母為東王公妻後世遂咸祖之不若汲冢

之言尚或可信云

虞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周稱肅慎氏之矢

息肅音相近古字多通豈其苗裔耶

二十九年命子義鈞封於商 注謂封於商故稱商鈞

則丹朱亦以封於丹故非放也堯五十八年放子朱於丹水或舜封之

夏后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年王師伐有扈大戰於廿六年伯益薨祠之 益封費蓋舜禹之世非啓始封也史記以大費為伯翳名其誤由此正猶虞夏紀重華文命為舜禹名耳伯翳伯益非二人據此明甚余別有辯孟子曰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觀費侯就國之文足證子輿氏所云未必實事也竹書紀大臣之祠者惟伊尹周公此稱啓之祠益則亦以王禮事之矣而東晉傳謂竹書言益干啓位啓殺之何

謬戾一至是耶有扈之征即係費侯就國之下或當時諸侯之不逞者假禪受以為名書但言大戰路史以為不勝按逸周書史記篇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則滅於啓也後世以啓殺益亦本天問之詞因竹書有伊尹事遂以附之千秋之下實余為雪此誣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昆吾始見此其後滅於湯而至周復為楚沈約云己姓樊名當仲康時后羿擅國昆吾必有王室之勲故錫之為伯然是時胤侯統

六師而后相被弑亦不聞昆吾之戮力也

后相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論語暴盪舟即此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為陸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於有仍伯靡出奔高夏世子少康生少康自仍奔虞伯靡自高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

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於夏 按少康靡
高經營恢復之迹不可考矣據左氏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則決匪用譎行險之謂也紀年明書伯靡帥二
斟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
滅戈皆聲罪致討至正之師而沈注牽合離騷以澆
淫於嫂而艾襲之誤斷女岐之首乃因田獵俾以犬
噬澆夫澆既父子竊國必所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
下里自同細人且既女岐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

捐生一犬耶此其說皆一無足信幸竹書明證在焉
據以破之可也而顧引此以釋竹書胡其戾耶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洛伯河伯皆國名

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為水神賴此折

之余別有辯

少康十六年商侯冥死於河後世遂以水神為元冥亦本竹書而附會其說也

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

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注殷侯子

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

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
殷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按此則河伯
為當時諸侯觀注文益明或以為治河之官亦近之
然治河之官不得有師旅假人或以諸侯治其事而
封之為河伯也然則馮夷非諸侯之名何哉山海經
附會王
亥有易事極可笑非竹書有
此文後世莫能覺其偽也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之亡事見周書史紀篇信不
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然亦

殷之先世非成湯也孔氏不注

帝廕八年天有妖孽十日竝出十日竝出不見堯時而見此羿稱射九日落以此事附會也蓋羿篡於夏相之世此適夏事故耳

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 孟子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惟義所在耳非定以為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

二十二年夏囚湯次年釋之自後商連歲征伐以迄於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夏之理哉蓋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待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輔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不憚煩哉且桀於末年即龍逢已殺之矣何難於殺尹也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瑛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瑛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於

卷十七
傾宮飾瑤臺居之按此則妹喜桀所棄也然與史記
不同存以備考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商史見竹書者僅此
蓋賢人也

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 即益之後見史記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二十六年商
滅温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
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 按有洛見

逸周書

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

湯伐之有洛以

孟子稱湯十一征沈約以為九征考

竹書湯所征國有洛也荆也温也昆吾也韋也顧也

夏邑也三朶也并葛為九余疑下文陟亦國名然亦

不及十一之數或以昆吾韋顧桓文為五霸今考竹

書昆吾大彭豕韋之先皆勤勞王室列於五霸似有

可信至後嗣咸以跋扈不恭為湯武丁所滅雖一時

負固然與厥先異矣韋顧二邦僅見此疑與昆吾皆

輔桀為虐者豈桓文比哉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朶商師征三朶戰於郟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書升自陟注者謂出其不意陟矣然其誤實由升之一字蓋古文簡與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戾若斯也竹書但云自陟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商湯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桀失天下二

十年始卒湯遇之猶若此也而謂武王有黃鉞之事哉

祖乙元年王即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 彭伯韋

伯即大彭豕韋也錫命為伯當在此時沈謂夏衰昆

吾豕韋相繼為伯考夏帝吳元年但言豕韋氏復國

而已非伯於夏也裴駰引賈逵謂武丁滅豕韋以劉累代之大誤劉累豢龍於夏后之

世豕韋中廢復興

帝辛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於周 按

此則二子歸周信矣使果有叩馬之事竹書胡弗及
耶余別有辯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他書云辛甲七十五諫而
奔周夫紂之愎也其能容甲之驟諫如此哉蓋戰國
之文大槩如此以其語竒附錄於此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太史終古奔商而夏亡
內史向摯奔周而商滅史氏所係其重若此

四十八年夷羊見 周書云夷羊在牧正與此同史記

麋鹿誤矣楊用修引鹿臺作證陳晦伯歷舉羣說以破之第亦未及此也

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按此文戡黎之西伯為武王而非文王可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先不決之論皆瓦釋冰消無容一喙矣余謂竹書大有功於聖門者此也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珺野

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所稱
武王以黃鉞斬紂之文皆妄也夫太甲殺尹文丁殺
歷書有明文即竹書之訛不足以惑後人而證西伯
之伐黎紀武王之克紂有功史學詎淺淺哉

即野蓋
即牧野

音近也

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騶耳十二年王北
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徐戎侵洛造父御王入於宗
周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

賓於昭宮 按此文則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
父御王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史記不同
未詳孰是西王母來朝亦穆天子傳所未載

十四年作虎牢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於鹽澤 三

事俱見穆天子傳五卷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
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
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六卷盛姬
葬錄云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

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乃遂西南戊
子至於鹽注云鹽鹽池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二事俱見逸周書

凡出穆天子逸周書者沈注俱不引夫春秋史記人所共習不引可也二

書不引而引離騷識緯何哉

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 見逸周書

芮良夫解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

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此竹書與史記大不相同處今無文字可憑難以臆斷但竹書始末明甚而史記以二相協理為共和則文義誠似未通且前史絕無斯例羅泌路史辯頗得之讀者詳焉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六字奇甚與春秋石言於晉同

桓王元年壬戌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

軫追之至於家谷 此類與春秋書法正全足徵春秋之文多魯史舊不必盡聖裁也公子萬十四字與孟子子濯孺子文體大類下條復有此十四字則重出矣

匡王六年晉靈公為趙盾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 書盾使穿則弑君之事盾不知猶為戎首屠岸賈之言當矣

歐陽以盾實弑其說甚辯非此文無以折之

定王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

蘇此文與史記同考之他子書謂縊也若身首殊
何能蘇耶然諸小說所載往往有臨陣首為敵人所
得身能乘騎以歸者又有被法斬首而項中能進湯
粥者宇宙之大信無弗有第不可為常也

烈王元年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沈約注云邯鄲
趙地名非也凡竹書稱邯鄲即趙也如顯王六年我
師伐邯鄲取列人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十六年
邯鄲敗我師於桂陵皆謂趙也此蓋魏緩奔趙引趙

師作亂耳不然邯鄲趙都豈緩所據哉

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邢丘 注云自此韓改稱鄭麟按

竹書周安王元年韓疾鄭哀侯入於鄭此後烈王元年書晉桓公邑哀侯於鄭蓋韓始定都於鄭而是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六年書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又書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癸七年書魏大夫王錯出奔韓蓋自韓滅鄭取其邑為都國尚稱韓至是而改稱鄭亦猶趙改稱邯鄲也是後書

公子景賈伐鄭三年書王會鄭釐侯於巫沙七年書秦師

伐鄭次於懷九年書鄭取屯留長子十年書鄭釐侯使許

息來致地十一年書鄭釐侯來朝十二年書秦公孫壯伐

鄭圍焦城十四年書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

十五年書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十二年

十六年書秦胡蘇伐鄭十七年書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十八年

十九年書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二十年書王會鄭

威侯於巫沙二十八年皆韓也至慎靚王十六年竹書末

簡復書王與齊王會於韓豈至是復改稱韓與惟顯

六年書王以韓師諸侯師戰於襄陵二十四年書魏敗韓馬陵二事仍稱韓不可曉或傳錄之誤

元王四年於越滅吳 按竹書不紀吳事而越始見此
自是後記越之世次特詳殆無一遺漏者雖魏其本
國不如是之密也因類識於左以補史記吳越等書
之缺

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按吳越春秋文頗
與此合然非齊之瑯琊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全者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

殺是為盲姑次勾朱立 威烈王十一年於越滅滕

十四年於越子勾朱卒子翳立 安王二十三年於

越遷於吳 二十六年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枝錯為君 烈

王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曰莽安

顯王三年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顯立

十二年於越子無頴卒是為芟蠲卯次無疆立 三
十四年於越子無疆伐楚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
遂伐於越殺無疆 以上竹書越世次最為詳明蓋自
勾踐至無疆凡十世自滅吳之後滅滕滅鄭十一年
勾朱滅鄭以最後無疆伐楚而滅於楚威王自後臣
鄭子鳩歸服於楚不復見竹書

史記索隱注引紀年載於越子勾朱三十四年滅滕
三十五年滅鄭與今紀年殊不合疑索隱唐人所纂

或當見竹書舊本然其他年月率全不可臆斷又索
隱注謂紀年止載越子無顛卒后十年楚伐徐州無
敗越殺無疆之文然今本甚明當是小司馬誤也

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尚 按秦封鞅

於商號商君尚恐商字之誤考史記竝無封尚之文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代鄭韓襄敗秦蘇胡於酸水 注

云不知何年附此按烈王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
將韓襄敗胡蘇於酸水蓋即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

第前策云秦將胡蘇而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為正

上以

年紀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七